

文章编号: 2095-1663(2011)06-0012-07

学科管理之道与现代大学发展蹊径

朱 明^{1,2} 杨晓江¹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6;

2. 巢湖学院 教务处, 安徽 巢湖 238000)

摘 要: 学科管理有其应然之道, 可较好解决现代大学的发展问题。然而, 学科管理并未在现代大学管理中获得应有身份, 且很大程度与占据主导地位的学科建设等界限模糊。通过分析学科管理现状及其与大学发展间的关系, 兼顾考虑大学实施学科管理存在的障碍, 提出运用革新学科理念、组建链网体系、构建管理单元、巧用借鸡生蛋、寻求制度支持等方法来求解学科管理之“道”, 进而使实施学科管理成为现代大学发展蹊径。

关键词: 现代大学; 大学发展; 蹊径; 学科管理; 道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发展永恒的主题, 发展也是现代大学安身立命的重要问题。大学类型的多样化、服务的多元性、竞争的激烈化使得大学必须在展现自身功能和价值、突显个性中求得持续性发展。如今的大学早已有别于传统大学的脱离世俗, 在发展取向上, 有的熙熙攘攘于社会发展闹市中寻求耦合机遇, 有的踱步于城街市区而乐不思蜀, 有的行融通之术游于区域间获取层次提升, 但乐于寂静处独享钟爱景致者并不多。如何科学抉择, 关乎大学发展前途, 关系于大学管理者对大学发展和管理的深层透视, 根本则是心态与理念问题; 何种选择有效, 关乎大学发展道路的曲平, 关系着大学能否顺利实现发展目标, 却是技术与方法问题。思想决定行动, 方法决定成效, 现代大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为技术性管理问题, 管理模式的选取、管理技术的运用、管理理念的更替等都影响着大学未来的命运。

本质上, 大学是一个以知识为操作材料、以学科

为基本架构的社会正式组织, 具有无限的知识挖掘、独特的创新机能和复杂的组织形态等显著特征, 这需要大学以不同于传统的新型管理来实现组织目标。过程中, 现代先进的管理元素不断涌入大学, 并逐渐成为大学发展新的推动力, 大学还需要积极适应这种新变化, 运用科学管理化力于发展无形。由此, 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 即管理在何处用力才能充分发挥各种管理要素和资源条件的优势, 以形成管理合力而不至于造成力量分散。由于学科是大学最基本的学术组织单位, 按照学者们的说法, 其“明显是一种联接化学家和化学家、心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等的专门组织方式”^[1], 也是“知识创新高度组织化、体制化的组织形式”^[2], 那么, 如果将管理之力施加于学科, 实施学科管理, 这种管理会与大学发展间产生怎样一种脉动, 这种管理是否有其之道, 若有, 对大学发展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收稿日期: 2011-10-15

作者简介: 朱明(1977—), 男, 安徽巢湖人, 巢湖学院讲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杨晓江(1958—), 男, 江苏如皋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09sk355)研究成果之一。

一、对学科管理之道的理解

要理解学科管理之道须先弄清学科管理及其道的内涵。概念上,学科管理是以相对独立或若干相互联系的学科为管理对象,通过发挥学科体系内外效应,对学科发展的全过程及其相关要素实行的全面统一管理。这一概念具有三层涵义,一是学科管理对象可以为相对独立的某一类学科,也可以是由若干相互关联的学科构成的学科群,学科或学科群都作为高于人、财、物等传统管理要素的核心要素;二是学科管理强调学科内在的规律性、运行机理以及学科间的相互关联,学科间存在的联动效应是学科管理的重要内容;三是学科管理突出系统性管理,既涵盖学科生命周期全过程以及伴随这一过程的建设、发展、评估等诸多行为,也包含对学科涉及要素如教学、科研、人力、资源条件、环境等实行的全面统一管理。学科管理可谓是微缩的大学管理,这种管理可以紧密连接各类学术专业人员、管理者以及相关群体,形成围绕学科的专业共同体,并在知识运作中实现收益分享和效益增长,进而实现学科管理目标。已有研究表明,虽然学科水平与学科规模没有必然的联系^[3],但学科共同体强弱却与学科水平强弱呈现正相关,而学科水平又直接决定了大学的发展水平。

再者,对于“道”的理解则有路径和规律两重涵义。道的本义是道路和路径,引申为方法、途径、技巧和手段等,而“道”所指的规律在内涵上却有天、地、人之分,“天道”即顺自然、按天命,强调尊重客观规律,一切按客观规律行事,这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应然;“地道”,强调事物由始至终固然有其变化发展规律,但其间影响因素众多,来自各方的约束必然会使事物的变化发展道路呈现跌宕起伏;“人道”,即人对事物发展变化的影响,因为人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能够左右事物的发展变化,形成人与物间的相互博弈。因此,对学科管理之道的理解既要强调遵循学科内在客观规律,也要注意方法和途径等,同时,还要把握其本质特征。

1、学科管理之道,不在于需求与逻辑,在乎周期和蜕变。学科管理遵循的规律并不在于如何通过学科的知识生产、知识创造等来满足社会需求,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使产生的新知识符合知识本身发展的逻辑

演化。作为大学最基本组织,学科承担着大学担负的知识延续、社会进步、研究发现等各项功能,是大学整体功能的具体分担单元,这是学科的应尽责任。然而,管理是非线性的,具有轮替的生命周期。实体生命周期的存在决定着实体必须脱胎换骨,在变动的环境中,进行有意识的“蜕变”^[4],这类似于自然界生命体成长的蜕变,以此来实现自身“质”的提升,从而延续和发展新的生命。这既是自然规律,也体现管理规律。科学的管理及其行为必须清晰生命周期的客观存在和蜕变的必然性,在追求管理对象新生的思索中,积极创造有利条件使蜕变朝着有利于对象发展的方向,这是管理之道。学科管理与之同理。学科有自身的生命周期曲线,其周期长短与诸多因素有关,若仅从组织角度看,现实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学科,其生命周期曲线与学科带头人的个人生命周期曲线高度重合^[5]。此外,学科有产生、成长、成熟、衰亡等变化过程,对过程的管理必然要与学科生命周期相吻合,否则,会产生脱节进而带来管理失效。

2、学科管理之道,不在于求知与治术,在乎革新和转化。国内有学者考察了诸类学科之说,并根据出现的时间及内涵相似性原则,将其归纳为教学科目说、创新活动说、知识门类说、科学分支说、双重形态说等五说^[6],这五说有以知识分类为依据的,也有以知识生产组织而划分的,共同点则是围绕知识、学问来理解学科。知识和学问是学科的本质。从词源来看,无论是古拉丁语中的 *disciplina*,还是演化到乔塞时代的 *discipline*,学科作为知识门类的这点认识始终未变^[7],但这只应称为学科之道。然而,学科管理之道与之则不同,学科管理注重的不在于知识与学问量质的获取,因为管理不只强调结果,过程往往更有意义。依靠科学的学科管理行为,在良好的管理环境下,学科共同体成员在治学与求术过程中不断丰富着知识体系,发展着知识脉络,在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推进社会发展,这是一个以知识和学问为对象、不断革新与创造、持续转化与应用的循环往复和变革过程,在蜕变中实现新生,在变化中寻求发展,这才是真正的学科管理之道。

二、学科管理与现代大学发展的关系

为进一步了解学科管理在目前大学中的现状,明确其与大学发展的关系,本文运用文献计量法进行了实证研究,采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对其中收录的1996年—2010年有关学科研究全部文献进行了计量学分析。为便于说明问题,首先选择“主题”为检索项,之后再分别按篇名、关键词等检索进行比较,同时,结合我国三个五年发展规划执行和社会发展情况,经对所得文献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可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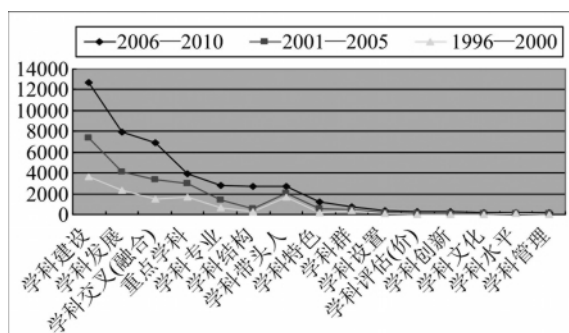


图1 大学学科研究视角分析一览表(单位:篇)

1、国家三个五年规划的实施有力的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也带来了学科研究的繁荣。有关学科的研究论文数量成倍增长,从九五期间的33027篇攀升到十五期间的53360篇,再增至十一五期间的107595篇。具体研究虽仍以某类学科的知识体系、教育教学等为主要内容,但关注学科的本体研究呈现多样化趋势,视角也各具千秋。

2、学科研究偏向明显,具有一定层次性。如图所示,排名前十的研究点分别为学科建设、学科发展、学科交叉与融合、重点学科、学科专业、学科结构、学科带头人、学科特色、学科群和学科设置,其中,“学科带头人”的研究相对稳定,五年总计篇数均保持在2000篇左右,其余大体呈现几何倍数增长,如“学科建设”第一个五年仅发表研究论文3668篇,第二个五年升至7345篇,第三个五年则猛增至12703篇。再看这十大研究点,根据关注度强弱又大体分为四层,学科建设因关注度高为一层,学科发展与学科交叉(融合)为第二层次,重点学科、学科专业、学科结构、学科带头人处于第三层,其余为第四层。

3、重学科建设轻学科管理。三个五年期间,主

题涉及“学科管理”的研究论文数总计260余篇,而主题为“学科建设”的论文数则达23700余篇,两相比较悬殊较大,而且这260余篇论文从内容上又分为“某某学科+管理”和“学科管理”两个组成,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科管理,但该部分研究论文数量却不足20篇。

此外,再以篇名、关键词等为检索项,就检索所得数据再行计量分析,结果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由此可见,截至目前,对学科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如何通过建设推进学科发展、提升学科水平方面,重点则探讨了大学学科建设的资源性、结构性和应然性等问题,而从管理学与高等教育学的交叉视角来分析大学学科管理的研究很少。这同时也说明,对于促进大学发展来说,学科建设比学科管理更为实际。

对学科管理认识的这种偏差赋予了其在大学中相对弱化的管理地位,就这两者而言,从本质上分析,存在上下位区分关系,学科管理应为上位,学科的建设、组织机构、资源配置、绩效评价、机制运行等构成其管理成分,具体体现在教学管理、科研管理、学位管理、资源条件管理、人才管理、环境管理等方面,而学科建设处于下位,与学科管理严格意义上是整体与部分关系。由于学科建设与学科管理构成上的界限模糊性,以致许多时候弄不清何为建设、何为管理,而学科建设一般又归属于大学的行政管理,大学设立的学科建设办公室、学科规划办等机构便属此类性质,这又使得关乎学科的管理变成行政性管理。行政性的学科管理并不切合学科应然之意,因为学科是“具有规定的知识形态,占有一定的教学、科研资源,面对某一特定的研究对象,使用独特的语言系统,遵守特定的研究规范,具有动态运行能力的学术共同体”^[8],学术性管理才是学科管理的本质。再回到学科管理与大学发展的关系上,之所以突出前者,在于其对大学发展的重要性,具体表现在:

1、学科管理是大学系统构建学科体系和积累优势特色的关键。现代大学的发展是基于优势和特色的竞争性发展,学科优势是大学优势的集中体现,学科特色是大学特色的重要标志。然而,优势和特色是群体学科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一个科学系统的学科体系予以支撑,在体系中还需要明确不同学科的层次轻重关系,并随着大学战略目标的转移而适

时调整,这是目前学科建设难以完全实现的,因为学科建设关注的是学科的结构性、资源性和应然性问题,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学科要素“堆砌”,但学科形成后更需要的是维护和保养,还需要面对来自学科的交叉融合、演进、合作等问题,此时,学科管理更能发挥功能。由于针对学科实行的专门管理将学科放在了一个更高位统筹考虑,这样可以更清晰全方位细致地了解学科发展状态,有精力去把握和解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理顺不同学科间的关系,必要时寻求联动效应解决,这是一种相对于学科建设“以动求动”的“以静制动”策略,能够较好保持学科旺盛的生命力,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和优势的积累增长,并在过程中突出本体个性。

2、学科管理是大学消除功利与科学决策的有效手段。关于学科发展,我国学界发现普遍存在学科专业趋同、设置重复率高和学科多而全、追求规模综合化两大问题^[9],具体表现在主体学科缺失、主干学科薄弱、支撑学科单一、特色学科趋同,学科体系不和谐^[10]等,这是当前我国大学和学科面向国际、建设世界一流的瓶颈。虽然大学学科的发展是“学科在科技发展背景下的自然选择与主动适应的动态博弈过程”^[11],但优势以至一流的形成却是一个长期、连续和创新的过程,是在传统与现代、固守与创新、基础与应用、均衡与突破、求精与要全等寻思中的自主创见和持续保持,并非一簇而蹴的,片面的追求大、全、多会丧失原有的个性,再加上资源不足又将成为另一瓶颈,仅就学科研究经费投入一项而言,相比国外一流的情况,差距便是巨大的。比如排名世界前 100 强的美国大学中,从 2002—2009 年的科研经费投入总量看,单年度总经费都在 2 亿美元以上,其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连续八年高居榜首,年均 14.74 亿美元,2009 年达到了 18.56 亿美元且逐年

增长^[12],而另一项对美国这种高额投入的研究也表明,科研经费总量与科研产出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 0.74 以上^[13],这将会直接影响学科研究成果的产出和学科实力的表征。在望之兴叹同时我们须反思自身的学科现状。通过学科管理,学科资源可得到相对集中,但运作中不同学科间存有相互牵制,发展过快的学科会受到其它学科的牵制,发展过慢的学科则掉队,优势或特色学科也会受到其他学科水平制约而力不从心,这样的局面有利于发现不同学科内部的深层次问题,认真研究对策和寻找解决办法,这也有利于消除功利性和作出科学决策。

3、学科管理是大学柔性管理与发挥能效的有力途径。学科管理与传统管理最大的区别在于柔性特征显著,其可以“以一种虚拟的形式来集约所有符合其学科使命的资源的实体形态,而不必一定要以清晰的刚性结构来规范它的实体”^[14]。这里的虚拟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虚无,即无边界、相对自由开放,仅依靠共同的使命和管理目标来维系着学科内正式与非正式成员的结构和行为;二是柔性,相对于刚性而言,本义上反映的是组织或系统应对内外环境变化的快速应变能力,实质上体现了对人性的充分尊重,不强调组织权威和严格的行为规范,不依靠行政命令、纪律监督、制度约束来进行管理,没有严明的规章制度和明确的上下级关系约束,所体现的是对知识、学术、学科的尊重以及围绕学科发展目标给予的付出和收获。在这样宽松的学术性管理环境中更能激发成员教学、研究、社会服务等积极性和主动性,更易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就,能好的发挥各类资源的联合效能,这样的管理符合现代社会人力资源管理规律、符合以人为本管理理念,也在强化目标管理的同时淡化了权力意识,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的管理思想。

三、现代大学实施学科管理存在的障碍

纵然明确了学科管理的重要性,但是,现代大学实施学科管理并非易事,且不论学科体系自身的复杂性,仅来自外部的体制、文化等差异就已经成为无形的阻力,若大学管理层在理念和决策上再有所偏差,则更会加剧管理的困难。目前,大学实施学科管理的障碍主要表现在:

1、学科组织隔离和制度缺陷阻碍“混合营养”吸收。管理的有效性需要组织各单元间的相互沟通和

有机配合,在发挥好单元管理功效基础上加强联动以增强管理合力,单兵作战不足以实现整体目标。学科管理一方面既要给予各类学科以适度的自我发展空间,因为“整体的结构维持整体的聚合力,局部的杂乱无序导致创新和活力”^[15],还要考虑社会需要和大学发展由于环境变化而表现的对学科交叉、融合等要求,因为“现代科学的重大理论突破和技术发明,大部分是交叉项目的产物”^[16];另一方面,还

要强调单一性管理以维系学科生长基础,尤须突出交叉性管理以支撑大学发展需要,这缘于现代大学必须在深入理解和解决超出单个研究领域的科学问题前提下才能获得更强劲的发展动力。然而,客观实情是,我国大学多采用了较为纯粹的、直线职能制下的校—院—系或校—系组织结构模式,学科附属于科层制和行政化,未能占据主导地位,且被人为无形扩大了“隔行如隔山”的科间距离,形成了虚无的边界和阻隔,加重了学科管理难度,也使得跨学科管理即便有也如同虚设。此外,相对滞后的人事管理、职称评聘、评价考核等制度缺陷也限制了学科资源的合理流动,大学学科制度也有待健全完善,而且“学科制度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科专业之间的隔阂与封闭”^[17]。由于一个学科的发展可以为另一个学科的发展提供动力和营养^[18],上述种种,使得对某一学科而言,难以吸收全面的多学科“混合营养”,这无论对学科还是大学发展都不是有利之事。

2、学科文化屏障天然阻隔了学科共同体之间的互通。按照华勒斯坦的说法,学科“首先是一个以具有正当资格的研究者为中心的研究社群”^[19],预先设定的权威标准成为这个社群相互交流和开展研究工作的基础。这一标准和基础经社群的维系、强化、改进和完善将演变为共有的文化体系,体现着自己独特的规则、传统、价值标准和内涵等,并逐渐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保护和排斥意识^[20],这便是学科文化屏障,而这将会成为跨学科交流时无形的阻隔,也很大程度限制了研究者的合作行为。无论个体还是社群组织都受制于这种屏障,一旦离开或跨越这个学科社群进入其他社群便会受到由于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研究方法、行为准则等不同而自然产生的心理和行为排斥。虽然本质上,学科文化屏障是学科保护的边界地带,但其存在确有诸多不足,关乎创新型人才培养、创造性研究成果产生以及学科自身发展,也“定会导致学科之间互相排斥、互相封闭、互相批驳,难以构成和谐共生关系”^[21],这是任何管理者

所不期望的,也确实需要花费较大投入去处理产生的不必要冲突与矛盾,因此,在学科管理中需要重视屏障问题并尽力予以消除。

3、学科认识的偏差阻碍了学科管理功效的发挥。1999年,南京大学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学科特区”,通过大力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建立特区负责人全面负责制、实行灵活的人员配置机制等方式,突破现有的学科组织结构模式,紧随学科前沿和国际惯例,使学科和学校得到了快速发展,虽然之中存在一些如管理体制、环境优化、规划设计、学科协同等问题,虽然着眼于引进海内外优秀人才和打造优势,但毕竟开创了学科管理的一种新形式。再比如国外一些世界一流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以学科为基础的实验室和院系双轨制管理、加州理工学院的学部管理、哈佛大学与斯坦福大学独立于学科院系并基于合同的管理、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学科协同管理等都非常强调学科管理在大学发展与竞争力提升中的重要性,而目前,我们对学科的看法还多局限于将其作为建设和评估的对象,如加强学科建设、开展各种类型的学科评估等,忽视了学科深层次具有的管理功能和效能发挥,这种认识偏差使我们的大学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学科管理。由于“学科的基本特征是学术性”^[22]的,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大学学术性管理的弱化,因为学术性不仅仅是研究成果的产出数量和质量以及对知识、学问的崇尚和探索,更强调管理的学术化。另外,学科团队成员认知类型的差异化,也导致在学科认识上出现障碍。

由此,一方面在于组织缺陷、文化壁垒、认识差异等形成的外部制约,另一方面则是学科自我封闭造成的内部约束,因为“我们教育系统实行了人文文化与科学的分离,把学科划分为各个学科,这些学科变成超级专业化的,各自封闭在本身之中”^[23],这内外两重阻力共同起作用,从而给大学实施学科管理带来不小障碍。要保证学科管理的有效性,大学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突破这些障碍。

四、突破学科管理障碍的有效“解法”

在如何突破学科管理的障碍上,我们既要“给予各种学科领域的智力创造力所需的最高技能和当前社会最需要的专门的事业相称的支持和援助”^[24],也需兼顾实际,求解管理有效之“道”。具体的“解”可考虑:

1、革新学科理念。学科管理理念有异于大学传统管理理念,尤其是当前大学在国际化办学、借鉴世界一流大学及学科发展经验以促进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更需要以大无畏的勇气和敢为人先的精神去尝试各种新思路、新模式、新方法与新技术,固有的、保

守的必然会阻止任何有碍于维持现有稳定状态的行为和组织变革。科学的进步、技术的革新、知识的延伸、文化的传承,点点滴滴的演变都对作为知识分类体系和知识劳动组织的大学学科提出严峻挑战,也给大学带来时代危机。但是,一流的学科已然成为一流大学的代名词,且更具有现实基础和实际意义^[25-28],学科的发展状态直接关系到大学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关系着大学在国内乃至世界范围的地位。因此,缺乏优良的学科管理理念,重视建设而忽视科学管理,损害的是大学自身利益,造成的是大学及其学科发展步伐的减缓。新的学科理念应以强调学术性管理、淡化行政化意识、强化发展和水平导向、树立世界一流标杆、增进学科融通与协同等为根本主旨,将学科管理摆在大学管理的中心位置,建立全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并给予全方位有力支持,从而保障学科管理的实施。

2、组建链网体系,即组建支撑型的层次性学科链网体系。我国目前大学的学科结构较为单一而独立,以行政化的院(系)为基本单位,有的院(系)围绕某一类学科组建,有的则包含若干类不相干学科,且院(系)间隔离深重。有学者仅以跨学科研究分析了这种结构就存在着组织、制度和资源三重障碍^[29],在这种环境中,学科以一种相对孤立的态势呈现自我点状发展,与其他学科间联系比较松散,学科间相互支撑不足,难以形成发展合力,即便有学科间相互合作的机会,也多因制度、权益等方面影响难以发挥最大效用。因此,有必要改变这种格局,组建支撑型的层次性学科链网体系,形成带头学科、主干学科、主体学科、支撑学科相互支持、相对依赖的格局,如主干学科对带头学科负责,同时受到相应支撑学科的发展支持,从而使各个学科既有对应的服务对象和发展目标,也便于学科间加强合作和交流,共生共荣,汇聚全部学科的力量提升带头学科发展。

3、构建管理单元,即构建灵活的学科发展体管理单元。将大学的管理单元由原先的资源要素转变为学科(群),适度将大学的传统职能管理弱化为独立的学科单元管理,并以学科为单位来优化和配置相应资源,这样,学科将成为相对独立的发展体。各个学科发展体的存在要以促进本学科发展为使命和己任,形式上可以采取学科门类下的大学科组织或学科实验室等,也可以是内容相近或相关的一簇学科构成的学科群。为求得持续性发展,各发展体必须把握学科研究前沿,关注发展动态,关心社会环境

变化,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并将本体利益与体内组成成员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样体内各种行为容易变为成员的共同自觉行为,以利于集中资源优势。考虑学科实际情况,还需配合学科链网结构确立分层的学科发展体体系,对应于带头、主干、主体、支撑等学科,不同的发展体各安其位,协同并进,同时,结合学科交叉融合、边缘新兴等社会性需要,灵活合并、重组和优化等,以保证其适应性。通过对这种学科发展体的联合管理,可以最大程度扶植和培育优异学科,减少过程中熵的作用,并带动其他学科实现突破,而这也与诸多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发展方式相吻合,例如在上世纪30年代早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围绕核物理学科,创设了“大物理学”组织,以一种从未被认识到的学科组织和学科管理方式,使该校物理学科成为世界物理学科发展方向的引领者,并迫使世界物理学科发展的主流按照他们的研究范式发展。

4、巧用借鸡生蛋,即联合外部力量建立特色化的学科高新开发区。高水平学科是高水平的项目、团队、成果、平台等聚合体。资源和投入是学科发展的重要瓶颈,特别是我国多数大学的学科普遍存在投入低、硬件条件弱、成果转化率低等现象,不仅学科发展后起乏力,现有的维持也显艰难,而大学自身的力量有限,在国家拨款一定的情况下,若实现巨额投入和优越条件只能另寻别路。鉴于此,需要“借鸡生蛋”,联合外部力量如一些国际知名的高尖端型企业共同建立具有相应特色的学科高新开发区,以企业大型创新型项目为依托,以学科智力创造力为支撑,利用或联合企业建立学科创新平台包括实验、设备等条件,巧借企业之力发展学科,不仅解决了资金、硬件等问题,也使学科团队的创造力有更好的输出途径,价值得以实现。此外,还可以充分拓展社会捐助等资金筹措渠道为学科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比如美国斯坦福大学2003年曾利用1.5亿美元私人捐助建立了詹姆斯·克拉克研究中心等。学科发展不仅需要国家提供必要的经济力量,更多的则要有社会经济基础。

5、寻求制度支持,即提供必要的支持性倾斜政策和配套管理制度。由于强调学术性管理的学科管理会在一定程度对现有的大学管理体制产生冲击,因此,无论是部分还是整体,实行学科管理,必要的配套制度、倾斜政策支持是必须的。在最大限度促进学科发展水平的前提下,这些制度和政策应以规

范和解决后顾之忧为主要体现,保证管理的科学性,保证公平客观的对每一位成员的有效付出予以科学承认,并营造出优良的、宽松的学科环境,使学科内外呈现出对学科发展关心、支持、自觉、向上的良好氛围。

现代大学竞争归根在于学科竞争,学科水平的升降反映了大学综合实力的变化。由上所述,学科管理不是学科建设的形式转换,也非枝叶性管理,它

是一种全新的目标式、过程化管理,是一类高于各种资源要素管理的学科集聚型管理,强调并确立学科在大学管理中的主导地位,突出学科(群)为基本管理单位,围绕学科发展战略目标,优化配置学科发展资源,要求学科间相融共生,消除隔离与障碍,最终以高水平学科的产生来实现大学的飞越。学科管理之道理应成为现代大学发展蹊径。

参考文献:

- [1] [美]伯顿·克拉克,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34.
- [2] 王艳玉,等.学科建设与优势积累[J].河北大学学报(哲科版),2002,(1).
- [3] 翟亚军.大学学科建设模式新解——基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分析.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3).
- [4] [日]藤芳诚一.蜕变的经营[M].台湾:财经管理研究社,1982.
- [5] 张鹏,等.组织蜕变:大学学科后成熟期的战略选择[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9,(3).
- [6][14] 宣勇,等.学科“考辩”[J].高等教育研究,2006,(4).
- [7][19] [美]华勒斯坦.学科·知识·权力[M].刘健芝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3,20.
- [8] 赵坤,等.学科建设的内涵、动力与竞争优势积累[J].中国高教研究,2008,(10).
- [9][26] 钟雨轩,等.美国五所研究型理工科大学的学科发展:实证分析的视角[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1,(1).
- [10][27] 翟亚军,等.我国大学学科建设的模式缺陷及其对策[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9,(5).
- [11] 黄超,等.大学学科成长能力系统构建及其路径[J].高等教育研究,2011,(1).
- [12] NSF. [EB/OL]. <http://www.nsf.gov/statistics/nsf.2011-3-13>.
- [13] 谢亚兰.美国世界一流大学科研经费学科分布研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1,(1).
- [15] [美]埃德加·E·彼德斯.风险与金融市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
- [16] 徐小州,等.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战略起点[J].高等教育研究,2007,(11)
- [17] 骆四铭.学科制度与创新性人才培养[J].教育研究,2009,(9).
- [18] 何刚.简论高校学科群的协同效应[J].中国高教研究,2006,(12).
- [20] 钱民辉.教育社会学——现代性的建构与思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
- [21] 欧小军,等.论跨学科视阈下的学科文化屏障[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4).
- [22][25] 刘献君.论高校学科建设[J].高等教育研究,2000,(5).
- [23] [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M].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9
- [24] [美]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陈学飞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79-80.
- [28] 廖湘阳,等.大学学科建设:学术性、建构作用与公共绩效[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6,(3).
- [29] 陈何芳.论我国大学跨学科研究的三重障碍及其突破[J].复旦教育论坛,2011,(1).

Management of Disciplinary Programs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Universities

ZHU Ming^{1,2}, YANG Xiao-jiang¹

(1.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Jiangsu 210016;

2. Chaohu University, Chaohu, Anhui 238000)

Abstract: Despite its major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universities, the management of disciplinary programs has, to a certain extent, been neglected and sometimes confused with the effort to build disciplinary program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iplinary program management and university development, and a discussion of problems in management, this paper presents some useful methods for effective program management that will promote university development. These methods include innovating disciplinary programs, establishing network systems, formulating optimal management units, adopting resource outsourcing, and providing institutional support.

Keywords: modern university; university development; path; management of disciplinary programs